新炉边夜话

“今天我将为你讲一个新成的故事。传说那山之国的树海深处、那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座耀眼的金殿。那殿里供奉着一位已不知名的女神。”

“你总爱讲些没头没尾的东西，这不能说是个好习惯。”

“有点耐心，听我讲完便是。一位远道而来的骑士对这位神钦慕已久，于是决定前去一睹她的芳容。这位骑士也非常特别——他是不用剑的。”

“照常理来说，如果不携带武器，‘树海’这样的地方是无人能够穿越的。”

“树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只是很广大，广大到稍显乏味。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那高大的树冠掩去了阳光致使地表终年笼罩在黑暗中罢了。”

“没有毒蛇虎豹一类的？”

“全然没有。唯一的危险在于容易迷失。”

“作为一个故事而言的确相当地乏味。”

“那骑士并没有花费多少工夫便来到了那传说中的金殿面前。他想大抵是他的笔与他的心为他指引了方向。但面前并不是什么‘金殿’。”

“金质的殿宇听上去太奢侈了，传说总是喜欢生造这样浮夸的细节。”

“那建筑朴素得至于不起眼了，以至于骑士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找对了地方。此刻太阳恰好从那林窗中燃起，那殿宇便突然真的如传说中一样亮起了金色的光辉。”

“‘日出之处的金殿’？意料之中的误传。”

“高大的石门自动为他让开了一条狭小的道路，飞扬的尘土告诉他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来过了。他从容地走了进去。”

“真是大胆至于鲁莽。”

“我的故事从来不会拘于那些愚蠢的冒险套路。神殿要陷阱和杀戮做什么呢？在他的脚步的空辽回声荡起的那一刹那，周身的石壁亮起了一圈暗黄的火光。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大殿的中央，头顶处高夐地看不见尽头，好像无言的夜空。”

“那传说中的女神在哪里？”

“没有什么神。古朴的神殿里与寂寥相伴的只有无数高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典籍。”

“再然后？”

“没有然后了，故事到这里便是结束。”

“正好，炉火没刚才旺了，我去添些柴来。”

“故事到这里结束但我想说的话并没有结束，所以还是让这屋子暖着点好。”  
 “为什么叫‘神殿’却不见神明的影子？”

“因为神没有资格居于神殿之中。神乃自我欺骗、谎言与愚昧的集合体，这样污秽的存在和神殿本身是不相称的。”

“你为何如此偏激？我一样可以说神是瑰丽幻想、愿景与希望的集合体。如此下定论未免也太过狭隘。”

“我无意与你争辩这些。我们所能依靠的就只是我们自己，一如那殿中的书架上摆满了自人类诞生之初从虚无与混沌中脱胎而出的诗歌作品一样。”

“那些都是诗？”

“是的，我还带了一册回来。”

“你不用再戏耍我。这上面明明一个字也没有。”

“我只留下来这一册，那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无字之经。我想，那座神殿里终究会有一块属于我的位置。”

“那其他的书册呢？”

“那骑士决定离开之时，尽可能地带走了那些诗。他说，这些作品不应被遗忘在尘封的书架上，流传世间而被人歌咏才是她们应有的归宿。”

“那么这位骑士成功了吗？”

“你觉得呢？我只知道从此山之国的树海不再乏味了罢。”

“难道你就是那位骑士？”

“我就是。你知道，我一向是不喜用剑的。”

“那你为什么终究离开了那山之国的树海呢？你不再留恋那片故土了吗？”

“因为树海不止此一片，金殿也不止此一座。”

“你不用再戏耍我，现在这炉火也不愿听你再这样胡诌下去了。你的年龄甚至还没有我大，如有过那样浪漫的旅程你定然早就和我说过一万次了。”

“谁知道呢？不过这炉火大概困乏到不愿再听到我们这样吵闹下去了，今晚就到此为止吧。”

“也好，这故事和从前的一样没头没尾，不过不至乏味就是了。”

“也许你今夜能在梦中拜访那山之国的树海深处，那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金殿。”

“那我倒是很乐意前去看一看。”

2019-11-13 夜

写在后面的话：

嗯，另一个看上去有点严肃的故事。两人对谈的形式以及文字的风格模仿了何其芳先生的《扇上的烟云》。至于那神殿，本来应当是供奉那诗的女神慕斯的。不过我自己一直念想着真正的神殿应当是一座供奉真理和知识的图书馆，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太坏的故事，但其中的影射也许略显生硬和粗浅，所传达的东西也大抵流于俗套了。

但总归还是有点信心的，所谓有感而发的行云流水就是这样的吧？